

不久前,从友人处借得吕思勉先生《中国大历史》上、下两册(湖南文艺版)。花了近三个月时间断断续续读完。翻到末页,才知这是中国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出版于1923年9月,距今正好100年。久闻吕先生与陈垣先生、陈寅恪先生、钱穆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上世纪五十年代他还曾在母校华东师大历史系任教授。我在校时一直未读过吕先生的这部经典传世之作,很是遗憾。作为一个文科学生,也是很不应该的。

吕先生的这部宏富史书,从汉族的由来写起,一直写到1922年民国的关税条约。六十五万字,概括了中国上下五千年。且史出有据可查,事讲因果关系,叙述之绵密,如溪流入海,文字之简练,无一赘言。不是真的大师真是做不到。读吕先生的书,最佩服他的史观和史识。他在绪论中就写道:研究历史,最紧要的就是“正确的事实”。事实不正确,根据此事实而下的断案,自然是不正确的了。然而历史上大部分的事实,非加一番考据,断不能算作精密正确的。所以在他的书中,常可以看到他广征博引深入考证后否定了前人的论断。如他认为《宋史》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不少是反对派的观点,没有什么证据。而当时社会并无变法前民愁盗起的现象。吕先生一再强调要用科学的眼光对待史存的材料。特别是要用经济学的眼光去研究。所以,在他对朝代兴衰的总结中,总是把土地租赁制度、赋税制

何来中国

——写在吕思勉《中国大历史》出版100周年之际

陈保平

度、钞法、币制放在与官制、兵制一样重要的地位。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兴衰更替,吕先生的评价虽有侧重,但他的睿智总能在历史的经验中平实指点。如他在“汉初的休养生息”一章中,引用《汉书·孝文帝本纪赞》,说下面有人觉得孝文帝即位多年,官室、苑囿等过于简单,建议造一露台,需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吕先生即评:孝文帝这种恭俭的君主,在历史上却也很难得。吕先生认为“汉兴”的原因还有就是减轻人民的负担。“汉高祖初定天下,‘轻田租十五而税一’。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除民之田税’。到景帝三年(公元前156年),才令民半出租,其间共有一十三年,没有收过一分的田税。这是中国历史上仅有过一次的事。(从此以后,田租三十而税一)。”在谈到东汉的学术和文化时,吕先生认为:中国的学问,是偏于致用的,《老》《易》虽说是高深的哲学,但要满足纯正哲学的要求,究竟还不够,于是佛学乘之而起。东汉到梁陈,文学

日趋于绮靡,这是人人知道的。吕先生说,“这种风气,走到极端,就又起了反动。隋文帝已经禁臣下的奏章,不得多用浮词;唐兴以后,就有一班人,务为古文,至韩、柳而大盛。就开了北宋到明的一派文学。”类似的述评,书中比比皆是。所以顾颉刚先生评价这本书说:“编著中国通史的人,最易犯的毛病,是条列史实,缺乏见解……及吕思勉先生出,有鉴于此,乃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

吕思勉先生生于江苏常州。12岁后在父母师长的指导下读史书。16岁自学古史典籍成才。他未曾在外国留过学,但坚持研究中国历史最要紧的两件事,一是上面说的考证;第二就是要参考外国的书:“世界大同,各国的历史,都可以参稽互证。”他还说:就是中国的事情,也有要借外国参考,方才得明白的。他举例:比如元朝在西域一方面的事实,就需参考西史(《元史译文证补》)。其阅读之广、之深,视野和心胸之开阔可见一斑。吕先生出版这部《中国大历史》时年仅39岁。中国正处于迷茫和觉醒的交织年代。

100年过去了,以吕思勉先生社会进化的史观看,说中国现在是三千年之变革并不言过其实。许多人开始探讨“何以中国”?这当然是个好题目。但我想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先应知道“何来中国”?中国从哪里来的?中华民族是怎样走到今天的?这是我读吕思勉先生这本《中国大历史》的一点心得。谨以此纪念前辈先师。



诺贝尔文学奖名单如期公布,是约恩·福瑟,挪威作家。有人为自己不知道约恩·福瑟的名字而难过,为自己没看过约恩·福瑟的书而不舒服。其实不必,因为“英国人也不知道他是谁”。当然这没什么可以骄傲的。只能说明我不是多见多识广的人,自己不是读书多的人。话又说回来,谁还记得去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谁?热点过去就过去了。普希金从来没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或者这奖那奖,然而他的诗句有时自己就会从黑暗中跳出来——“假如生活欺骗了你”。骗了你难道你还要骗回去?绝对不能。不知道就去了解,没读过就去读——这才是真正应对无知的方式。没兴趣另当别论。

约恩·福瑟写过不少小说,比如《红,黑》(船库),但是他的名声主要是靠戏剧获得的,因为他的戏剧到处都演,几乎是欧洲演出最多的,还被译成了四十多种语言,中文当然也在其中。《有人将至》是他的名剧,中国人排演过,我没看过,赶紧闭嘴。

我私下瞎猜,约恩·福瑟的影响主要是在戏剧圈子里。英国人喜欢戏剧是出名的,但是对约恩·福瑟的戏《我是风》,“礼貌但温和”。这是评论家安德鲁·迪克森观察到的。他还说有的观众和评论家对这个戏感到困惑,甚至说:“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够理解约恩·福瑟的戏剧。”其实理解不理解不重要,《我是风》已经伫立风中。约恩·福瑟本人对接受与否的态度深得我心。他借哈罗德·品特的话说,我的戏不是缺乏沟通,而是沟通太多。然后他说他自己也会这么说的。这是骄傲,当然这也是说他对渠道的建立并不热衷,就别提昆德拉常说的媚俗或者刻奇了。不考虑读者往往意味着更大的开放性。当然这也不是什么挑衅。

看过一点儿关于约恩·福瑟的皮毛,我倒是有兴趣看他的戏。但是什么时候才能看到,我有点儿小小的悲观和期待,比如我特别想知道他的《死狗》究竟是怎么呈现的。

约恩·福瑟喜欢写东西,十二岁的时候就开始了,所以积累了一大堆作品,无论是小说,戏剧和散文。所以我劝想写东西的人还是趁早。从十年前开始,约恩·福瑟就经常出现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议论名单里。可能因为总是听到这类信息,约恩·福瑟自己反而非常平静。他认为还是把奖给老作家吧。言下之意他还年轻。他还说,当这个奖不再影响你的写作的时候,你就会得到它。果然,约恩·福瑟得奖了,也许恰恰说明这个奖对他的写作没有影响。

约恩·福瑟获奖是“因其创新的戏剧和散文为难以言喻的事物发声”。“难以言喻的事物”包括人类吗?还是只涉及文学与艺术?它们似乎在生活之上,其实却包含在生活之内。

约恩·福瑟也写诗,所以我就找了两首看看。大多是清晰的短句。比如“有个人在这里/然后消失/在风中/消失/向内/并且碰到了岩石的运动”(《有个人在这里》),再比如“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山就站在那里/然后山就站在那里/山就这样站在那里”(《山屏住呼吸》)。约恩·福瑟就站在那里,思考着并且对着这个世界发言。

魅力月亮谷

田永昌

一进入约旦瓦地伦沙漠,刚才还在车上打瞌睡的驴友们,个个都精神起来,相机手机一齐伸向窗外。车子在红色沙漠公路上飞驰,放眼望去,方圆750公里的瓦地伦红沙漠,浩瀚无边,浩浩荡荡。与我之前到过的戈壁滩沙漠、非洲撒哈拉大沙漠完全不同。因为它是红色的,风一吹,起伏的沙丘犹如红色海洋一浪追逐着一浪,就更多了一分迷幻色彩、一分诗的深远意境。更有那红色大漠上星星点点的银白色圆顶帐篷,似外星人的飞船,让人惊呼此刻是否来到了月球的面前,因为这太像科幻电影中看到的情景了。难怪人们又把瓦地伦沙漠称作月亮谷了,也难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它评为世界文化遗产了。

月亮谷里,我曾与那骑着骆驼,穿着卡其色制服的沙漠警察用手比划着交谈,也曾穿上当地贝都因人的民族长袍,用长头巾把头包裹起来,只露出一双眼睛。更让我难忘的是月亮谷独特的沙子里的烤肉烤鱼和烤饭。厨师提前把生冷的肉鱼米等食材包好,挖开两三米深的沙子埋进去。八个多小时后,大家便在红沙漠的夜色中围坐一起,看着厨师挖开沙子,取出烤熟的食品,一打开包装纸,一股热气扑面而来,迷人的烤肉香气鱼香米饭香在沙漠夜空飘散。

我们住的月亮谷小木屋宾馆就架在红沙漠上,一排排小木屋,中间一长排木桥连接各处小木屋。最令人心旷神怡的当数红沙漠上傲立的形状各异的沙石山了。红沙漠的风把沙石山雕刻得美不胜收。有的如象鼻吸水,有的如驼峰高耸,有的如仙翁打坐,有的如洞穴宫殿……月亮谷里悬崖上雕刻的岩画,或人类活动迹象或动物图形,显示着人类在此生活的痕迹。

这天,我们乘车离开月亮谷时,恰是清晨薄云遮日,太阳一会儿从云中钻出,一会儿又被薄云遮盖。红沙漠更加透亮,两边沙山远远近近层层叠叠,让人犹感乘船到了中国漓江山水……



搭大棚 流水席

吴霜

十里搭长棚,绵延流水席。这场景,生活中可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上个月,我还在外地演出的时候,好朋友海燕的微信来了。9月28日到30日,她儿子的婚礼大席在她家小区楼下的空地上搭起大棚,连摆三天,欢迎朋友光临。这让我开始兴奋,海燕跟我说,他们的大棚,里外共26桌,每天流水席,一桌吃完翻台子换桌布再开一桌,只要是前来贺婚礼的无论熟脸生脸,一律一视同仁,坐下就吃。预估一百六七十桌打不住。哇,盛世豪情啊!9月29日上午我和两

个朋友一起过去。远远就看见一个临时搭起的有五六十米长二十米宽的红色帐篷,敞口被花花绿绿的各色气球包围着,许多人在帐篷内外出出进进,一个个都是衣着鲜亮,满面春风、开心快乐、轻松愉悦的感觉,一望而知这里正在办喜事。海燕是回民,这是一场回族风格的婚礼。她穿了一件十分鲜艳的深红色连衣裙,她甚至没有看见我,忙着招呼前来祝贺的



客人。我没去打扰她,直接去到另一张桌子边,这桌人都是我认识的,他们是我们的少数民族声乐学会的会员。我和会员打着招呼,看到有人在准备主持词。对了,一会儿大家要在小台子上演节目,要给婚礼唱歌的。我又走出大棚,到前面另一个小些的棚里看看,那是厨房棚,立了好几口大锅,其中一个锅里盛满了油,是为早上炸油饼、油条、麻花用的。婚礼流水席这几天每天都管来客三顿饭,顿顿吃香的喝辣的。

只听一位小个子中年妇女敞开了嗓门喊起来:来来来!准备开席了啊!要上菜了!一号二号桌先摆席!我一看,一号二号桌应该都是家族里的长辈,按规矩他们是要先吃的。想起来了,海燕先说,为这次流水宴他们请了八个厨子在厨房操持菜肴,一桌下来再接一桌,人员也是一拨走了再来一拨。但只见门口列队般走来一溜端着托盘、托盘上放满了盘碗、盘碗中装满食物的人流,热气蒸腾,香味四溢,流水般的佳肴美味这就上桌了。

优势取胜,但是我认为这场比赛没有失败者,两位运动员体现的自信、坚毅的精神感染了我。当双方微笑着疲惫地握手拥抱时,全场万名观众也全然不顾自身的疲劳和饥饿起立为两位运动员欢呼致敬,这就是真正的竞技体育带给人们的精神感召。真正的体育比赛浓缩了人生。在我们人生道路上也会有磨难险阻,只要我们鼓起勇气振作精神自强不息,就不会有失败者。

最近我成为网络红人了,我在宝山体育馆打网球的现场视频,在圈内播出以后,获得了大量点赞。

我已经是一位年届八十八岁的耄耋老翁,还能在网球场上奔跑,还能用力挥臂击球,还能跳起拦网,这多少还是能引起很多人的好奇和点赞的。对此,我很感谢但也不敢言。其实,对我来说,我没有太多意识到打网球是锻炼身体,我从小贪玩,我喜欢网球,只觉得这是享受生活,是一种乐趣。春节过后,春暖花开,浑身上下生机勃勃。于是,星期天阳光普照时,我就换上运动衣,到宝山体育馆网球场打网球。每看到熟悉的绿色场地,迷人的黄色网球,与年轻的朋友们在一起,我就会感受到一种熟悉的气氛,仿佛又回到了青春年少时代。球友宝山农行行长小王不介意地为我拍摄了这段视频,而且发到了圈内,这就引发了大家的点赞。宝山网球协会是一个温暖的大集体,其宗旨是

以网球会友,发展宝山区的体育活动。在各级领导重视和大家的努力下,网球活动搞得十分红火,四片球场,几乎每天都热气腾腾地活跃着老中青各年龄段的球友,还不时举办各种友谊比赛。

我热爱网球运动,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我从小好动、爱玩,十三岁那年进一所中学读书,在操场上看到两位体育老师在打网球,吸引了我。后来跟着老师学了一阵子,当时使用的是木制网球拍。这是我第一次接触网球,却也与网球结下了不解之缘。

真正地投入到网球运动,应该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作为冶金部专家组成员,被派往非洲津巴布韦工作时开始的。曾经是英国殖民地的津巴布韦,网球运动十分普及,水平也不低。我们工作的企业俱乐部有四片不错的网球场,还经常举办比赛。工作之余我们就

在当地朋友的指导下开始了打网球。我有两位网球老师和朋友,一位是壮硕的黑人教练,另一位是叫弗妮莎的当地女单冠军,这不但使我走上了网球之路,而且享受到珍贵的友谊,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保持着这份友谊。

后来我又背着网球拍到美国走亲访友,结交了很多网球新朋友。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喜力杯网球赛的开打,网球运动在我国有了很大发展,我所在的单位和地区都成立了网球协会,作为先行者,我发挥了组织推动的应有作用,以球会友,发展网球事业是协会的宗旨,也是我的心愿。

我喜爱网球运动还在于优秀运动员精彩比赛所体现出来的体育精神,给我以人生哲理的思考和感悟。以几年前法网半决赛纳豆与小德的比赛为例,四小时五十分钟毅力和意志的比拼,虽然最终纳达尔在决胜长盘中以9:7微弱

席间有传统的几盘几碗,我认得出的有炸松肉、它似蜜、烧牛肉、干煎牛肉丸、素什锦,还有红烧鱼、糖卷果、煮羊杂、清烧大虾仁。没有酒。来之前,海燕的侄子,我们学会的大助理星号就跟我讲,流水席的饭菜特别好吃,您一定要来吃啊。等到前面两

桌的长辈们吃完离席,更多的人包括帐篷外的许多人就都进来了。很快棚内棚外的总共26桌同时开席,一时间就觉得到处都充盈着快乐与满足的洋洋喜气。一桌吃完,马上翻桌,再上一桌菜,这就是所谓流水的宴席。流水席并不限于某个民族,回族有,汉族也有,其他民族也有。这是中国人的一个传统习俗。只是时代的变迁还有城市规划的改变造成了传统也在变。你想想,除了公园、操场、广场,现在哪里还能去找那么多可以搭大棚烧大锅的空地啊。我长这么大,体验流水席,这还是头一回呢。待到晚间,学会的歌者们开始登上小舞台演唱,海燕夫妇和新郎新娘上台讲话致意,音乐一响,席间掀起又一波高潮。

这场宴席一直持续了三天,热烈的情绪绵延不断。三天后,海燕给每个亲友发微信致谢。我发现,和每次忙碌过后一样,海燕的嗓子又哑了。

十日谈

一路上有你
责编:华心怡 殷健灵

十余年
故事,未完待
续,请看明日
本栏。